

# 我与丁石孙先生的珍贵交往

作者：宋伟春

## 群彦得亲近，座中论古今

我对丁石孙先生的认识早年是从教科书上得来的。在谋面之前，觉得先生是高山仰止一般的伟岸存在。由于北大数学和民盟两方面的原因，后来在工作中有幸与先生颇多接触，可谓幸甚至哉。2009年9月，程乾生教授带我去拜访丁先生。先生听了我的基本情况介绍后态度温和，全无想象中的国家领导人的威仪，并热情地鼓励说，“组合数学大有可为”。随后我就有幸成为这个定期探望活动中的一员，并在程乾生老师去世后担当起活动召集人的角色。该探访活动最初是由丁先生的学生程士宏、程乾生、汪仁官、张顺燕发起的，是在丁先生卸任北大校长不久，时间大约是1989年下半年。此后加入活动的有石生明、潘承彪、郭懋正、冯荣权等老师，许忠勤、徐明曜两位也一同来过一两次。除冯荣权教授和我外，其他人均为丁先生早年的学生，皆已年过古稀。每次聊天聊地，众人俱兴致勃勃，不知不觉中时间就过了一两个钟头。在北京大学数学学科百年纪念活动的筹备阶段，我还和前后两届数学学院的领导去看望丁先生并汇报筹备工作，算起来谋面攀谈近20次，实是难得的机缘。

座中多饱学之士，谈论的话题涉及时事、政治、新闻、故人、历史、文学等。汪仁官先生讲过一个含有猜谜意味的故事。话说一书生赶考，打尖遇冷遂心生不平，待要逞意气卖弄学问之际，却被小二一联“冰冷酒，一点两点三点”给噎住了。后人路过书生坟头，但见丁香繁茂，了解经过后叹息书生毕竟对出来了。下联乃“丁香花，百头千头万头”。倘若熟知“冰”和“万”的旧体写法，自然会心明了，但若传统文化有欠缺则不免茫然。

其时丁先生虽逾八旬且在轮椅上多年，但仍思维敏捷，往往能迅速捕捉到机锋并发表洞见。先生最关心的是北京大学的动态、北大数学学院及数学中心的情况以及教育问题。程乾生教授一次问道，“‘钱学森之问’您怎么看？某位领导被学生问起，也没怎么回答”。丁先生认为，“那位领导回答不了。1980年赵丹同志去世前夕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文章谈到，管文艺管得太具体，文艺就没有希望，就完蛋了。文艺如此，科学、教育亦如此。西南联大时期，当局根本不管学术本身，梅贻琦、吴有训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治学而不受到干扰”。丁先生的意见可谓既一针见血又与时俱进。2016年《知识分子》发表了某研究所所长“自白”，提出，我国现有的考核评价体系，让跟班式科研盛行，与重大科学

突破越来越远，久而久之让我们的科学家丧失科学鉴赏力。这正与丁先生的一些见解暗合。当听到谈及形形色色的江河湖海人才计划、针对大学生的“珠峰计划”、针对中学生的“飞翔计划”等时，丁先生若有所思。丁先生对北大的发展非常关心，对北大数学学院两任院长王长平教授、田刚院士颇为赞许。一次，我将自己与冯荣权、宗传明合译的《数学天书的证明》赠予丁先生。该书装帧精美，并有严加安院士的题词“天成之证”，丁先生十分高兴。2012年，丁先生欣然为《北大民盟组织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册》题辞。我们交谈的话题还包括自然数的范围，被打倒而不认错的领导人，什么是检验标准，电影《建国大业》及《三枪》，章诒和所述往事等。2010年12月，程乾生老师猝然逝世，丁先生为之黯然。

每次去探望，桂师母通常也会出来，坐在轮椅上和我们或长或短聊一会，然后就一起合影。在丁先生虚岁米寿之际，我们共同准备了一盆兰花赠给先生，寓意先生一生刚正，是一位君子。花盆上书“香分花上露，水汲石中泉”，还附有我们的贺卡：“丁先生长命百岁、阖家幸福；何止于米、相期以茶。”那次北京大学山东校友会也来了，还谈及季羨林将蔡元培和丁先生两位优秀校长相提并论。

### 情牵数学院，光照后来人

丁先生始终记挂着北京大学数学学院。当得知张益唐取得重大成就时非常高兴，希望他能够回北大来，教育和影响更多的年轻人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近些年可能主要是受腿脚不便限制，丁先生很少出席公众活动。但在2013—2014年至少来北大出席了“数学学科创建100周年庆典”“北大数学力学系1964级校友五十年后燕园再聚首”和“纪念段学复院士诞辰100周年座谈会”这三项活动。在北大数学百周年庆典上，往届学生见到坐在轮椅上的丁先生纷纷热情致意，其中有的学生已白发苍苍。

我回国之初在北大教过一次文科高等数学和一次组合数学课程，不久接到任务，因为赵春来、丘维声两位先生退休，由我和王立中教授共同教授数学学院2007级学生的高等代数（I，II）。这可谓光荣任务。这被称之为“三高”之一的课程，对学生来说是打基础的重要课程。在北大之外的高校往往由代数学科最资深的学者来任教，而在北大，老师们基本平等。我和王立中用的教材是王萼芳、石生明修订的《高等代数》第三版。因为自身工作原因，在担任代数与数论教研室主任两年后，我向学院请求辞去该职务并推荐王立中继任。在后来的一些年，教研室同仁徐茂智、田青春、王福正、周健、赵玉凤等老师又相继教过高等代数、

抽象代数等课程。这些工作既是职责所系，也可以看作是对丁先生志业的某种继承。

丁先生是中国代数数论研究的先驱。他的学生中就有很多出色的代数学家和其他领域的数学家。单是听过丁先生讲高等代数大课的北大数学力学系 1954 级学生中，就出了七位院士。代数学家石生明先生后来在首都师范大学立说育人，影响很大，1993 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博士生导师。王立中就是他指导的博士，也算丁先生的再传弟子。再如孟道骥、徐明曜先生等，以及张继平、王杰、方新贵教授等在职而较资深的一代重要力量。

根据张绍伟老师的文章，丁先生亲自指导的博士有三人：赵春来、张绍伟、王福正。其实除了三人之外，丁先生还曾与聂灵沼、万哲先、曾肯成、徐明曜等合作指导过更多的博士或硕士。但可能上述三位是以丁先生为主要导师并获得博士学位的。田青春在吉林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到北大追随丁先生做博士后，丁先生曾回忆说，“我发现他确实非常刻苦，懂的东西也很多，他在研究上经常可以提出一些新的想法”。田青春曾带他的学生来丁宅拜访，其中的一些年轻人已经成长为新一代代数数论学者。

作为一位杰出的数学家、教育家和领导者，丁先生为中国数学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，他的影响早已超越了个人的数学研究贡献本身。

本文摘自《丁石孙与中国数学》一书